

430

春秋管窺

春秋管窺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經部

春秋

類部

香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劉湄

給事中_臣溫常綬覆勘

商務印書館史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宋版圖書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管窺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管窺十二卷

國朝徐廷垣撰廷垣秀水人官新昌縣縣丞朱
彞尊經義考不載其名疑其書晚成彞尊未
及見也自孫復以後說春秋者始尚深刻未
子謂其如商君之法棄灰於道者被刑蓋甚

之也南宋以來沿其遺說往往務為苛索遂使二百四十年內無一完人甚至於貶黜天王改易正朔舉天下千名犯義之事誣稱為孔子之特筆而聖經益為邪說所亂矣廷垣自序駁諸儒之失有曰世但知推尊聖人而不知孔子當日固一魯大夫也於周天子則其大君於魯公則其本國之君於列國諸侯則俱周天子所封建與魯君並尊者也身為

陪臣作私書以賞罰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亂
之為而謂聖人肯為之乎如謂所誅絕者非
在位之王公豈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誅之乎
云云其持論最為正大又自述註釋之例曰
以左傳之事實質經以經之異同辨例於公
羊穀梁二傳及諸儒論釋其合於義例先後
無悖者不復置議如其曲說偏斷理有窒碍
則據經文先後之例以駁正之云云其立義

亦為明坦其中如桓不書王之類間亦偶沿舊說然其大旨醇正多得經意與焦袁熹之闕如編皆近代春秋家之卓然者也舊帙蝕字句間有殘缺無別本可以校補然大旨宏綱炳然無損正不以一二斷簡廢之矣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

紀昀

臣

陸錫熊

臣

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

費

墀

春秋管窺原序

竊觀春秋一書與禮經相表裏禮存其體而春秋著其
用故必先達於禮而後能達於春秋也昔魯史記注本
周公遺制史書舊章卓然俱有法式是以韓宣子適魯
見易象與魯春秋歎曰周禮盡在魯矣厥後史失其官
赴告策書或不能盡如法式夫子取而修之一遵周公
遺制凡有關於禮教碍於詞訓者則刊正之以存一代
之典禮故左氏發凡曰謂之禮經言春秋凡例皆周公

所制禮經明聖人所筆動依典型初未嘗私自立法以褒譏當世行事為也褒譏且不敢私而況敢行其賞罰乎子思子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禮樂且不敢作況敢賞罰王侯君公乎乃論者謂孔子作春秋行天子之事善者賞之不善者罰之王可黜其天君可削其即位列國諸侯可以人之名之侯黜為伯為子子陟為伯為侯又曰春秋孔子之刑書

誅死者於前懼生者於後甚謂聖人以天自處此皆但
知推崇聖人而不知孔子當日固一魯大夫也於周天
子則其大君於魯公則其本國之君於列國諸侯則俱
周天子所封建與魯君並尊者也身為陪臣作私書以
黜陟賞罰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亂之為而謂聖人肯為
之乎如謂所誅絕者非在位之王公豈先王先公遂可
得而誅之乎昌言無忌禍之招也縱曰深藏其書不輕
示人然聖人者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千禁而故作之又

深匿之以圖幸免亦必無之事矣舉世襲先儒之論而不究其非藉有妄人操筆亦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位號黜陟當代公卿其將何辭以遏之夫春秋本魯史記事之書聖人特於此加謹嚴焉如君舉必書水旱災祥民事必志朝聘會盟伐滅奔救告則書不告不書田獵祀事之有關於禮而後書常則不書皆以明周公之制若其是非美惡則因事以自見初無異詞也間有曲從諱避微文見志亦皆臣子忠厚悱惻之懷而無謗

訕不平之氣故言之者無罪覽之者足戒左氏稱春秋之義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此五者足該春秋之法矣曷嘗有賞罰云爾乎或以諸侯稱名稱子稱人為罰大夫稱字為賞去族為罰者不知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蠻夷之君稱子皆載於禮經至畧而不書稱人以微者稱人大夫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嘉而稱字疾而去氏咸發於凡例乃赴告策書之體豈得云夫子賞罰乎竊見諸家釋經多率意穿造

同一書法而左右殊訓先後異義如盟會戰伐之分內志外志公出書至之分過時危之遠之之類皆枝辭附會靡所證據且曰聖人之筆如化工隨事立議其變無窮嗚呼聖人作春秋本欲使是非秩然以為不刊不朽之典常而故為變幻使學者目眩而莫知指歸豈所以昭示後人乎予慨夫春秋真義千載竟成冥途竊不自量以左傳之事實質經以經之異同辨例於公羊穀梁二傳及漢晉宋諸儒論釋其合於義例先後無悖者不

復置議如其曲說偏斷理有窒碍則就經文先後之例
以駁正之原以經辨經非敢妄用己見名曰春秋管窺
未知果有當於聖心與否聊以脩好學深思者之寓目
焉耳徐廷垣序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戴聯奎

謄錄監生臣汪光緒